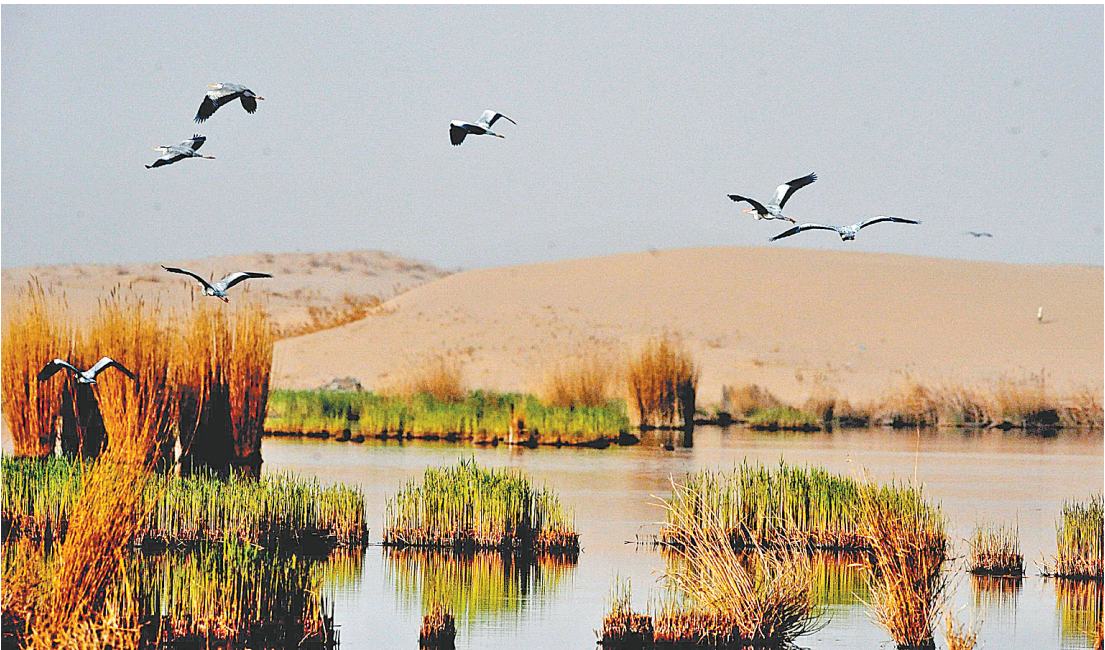


沙湖的镜像

□张艳庭



(本报资料图片)

抵达宁夏，朋友建议我去沙湖游览。这本不是我计划在宁夏的旅行目的地。千里迢迢抵达塞外，去观看内陆地区常见的湖泊，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后来还是去了。刚游过的西夏王陵已经差不多填饱了我的人文胃口，我也想看到更多的西域自然景观。但面对这个湖泊，我还是犹豫再三。湖泊和船对我来说，并不新鲜。我的家乡就有号称小三峡的高峡平湖，游船坐了太多次。出点名的湖泊，比如鄱阳湖，我也坐游船抵达过。沙湖相较起它们，水不算清，湖面也不算宽阔。但真正泛舟其上，沙湖还是给了我莫大的惊喜，成为我在西夏王陵厚重的历史文化之外，所认识的宁夏的第二张面孔。

首先就是那一丛丛的芦苇。它们让我想起的，竟然是《大话西游》里紫霞出场的一幕：在那唯美忧伤的箫声中，紫霞架着竹筏驶过沙漠中的河流以及丛丛芦苇。后来芦苇在河水中移动的镜头几次回放，伴着那忧伤的箫声，成为最打动我的一道风景线。紫霞这个人物的出场，也因为这一段风景和音乐而有了一定的美好与幸福，最终我们也会归于大地。

沙漠中的河流与芦苇，本身就象征着死亡。

但在这沙湖之中，这种象征

意味却变得淡了。因为这不是一条狭小的溪流，在沙漠中摸索自己存在的脉搏。这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沙漠只能成为它的装饰，就像一面铜镜需要雕刻上一些纹饰一样。一定程度上，沙湖的确就是一面铜镜。如果那些内地的湖泊可以称为玻璃做成的镜子的话，沙湖就是一面铜镜。它的质感也许是粗糙的，但却更为珍贵，也更有故事。

沙湖的粗糙，是因为沙子的打磨。虽然沙子无法将水打磨出粗糙的手感和观感，但却从另一个层面上将水变得粗糙，那就是颜色。因为沙子的存在，沙湖水虽仍然细腻，却不再清澈。浑黄的湖水与清澈或碧绿的湖水相比起来，就是粗糙的。好在有一丛丛的芦苇散布在湖中。芦苇还没有完全枯黄，更多地呈现出碧绿之色。这种碧绿与湖水的浑黄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关于色彩的和谐图画。如果说泛黄的水是坚硬的话，那些芦苇随风飘动的绿就是柔软了。坚硬与柔软的搭配，让这湖泊焕发出别样的美，甚至让我想起苏东坡的诗句“浓妆淡抹总相宜。”这同样是描写湖的诗句，只是所描述的是身处江南的西湖。西湖是配得上这样的佳人之喻的，但沙湖同样配得上。如果说在苏轼的诗句里，西湖是西子的化身，那么可以用来比拟沙湖的有王昭君等汉族美女，同样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少数

民族美女。我想说的是，她们的美并不相上下。甚至沙湖因为身处沙漠之中，反而更加珍贵和神秘。如同江南水乡对水的习以为常一样，西施如果不是参与到历史事件中来，也应该不会被人记住甚至知晓。

沙湖的神秘和珍贵不断给我惊喜。船行沙湖之中，我不仅被那些芦苇的美所震撼，更被沙湖的大所震撼。它超出了我对于干旱的西部想象。我们一路行军，还没有抵达宁夏，就已感受过那辽阔的干旱。而沿着这干旱走，我们却步入了水的王国。如果用数字来表示，沙湖足足有45平方公里，是我这个来自中原的人很少遇见过的。如果它出现在江南，那么不足为奇；出现在中原地区，都算是一个宏大的景观了，但它却出现在了西域辽阔沙漠的旁边。沙漠与水的僵化关系在我脑中被打破。在我的固有印象里，沙漠就是水的反义词，也是水的克星。小时候看过有关沙漠的电视剧，都少不了有人在沙漠中濒临渴死或者渴死的绝境。因为这些情节，沙漠就像是水的天敌，它吞没水就像狮子吞没羚羊一样自然。但是在这里，它们奇迹般地上演了和平相处的情节。狂暴的沙漠与温顺的水相互依偎，相辅相成地存在着。

我们乘船抵达沙湖的尽头

时，真正见识到了这种相互依偎。湖水的尽头呈现出一个大大的沙脊，就像是一个小山一样立在远处。不过，这里的山不是绿色或灰色，而是金黄色。太阳耀眼的光芒从沙子上反射过来，让我们有些睁不开眼。这强烈的光线几乎是沙漠景观的常态。不管是在我曾经抵达沙漠的直接经验中，还是从电视、书籍等间接经验中，沙漠里的光线一直是这样热烈饱满，就像是梵高、塞尚油画里用到的显得粗糙的色彩。我难以想象阴天里沙漠是什么模样。也许这是因为沙漠地区的天气中，阴天是极为少见的。在我生活的四季分明的中原，阴天往往意味着雨水的来临。而雨水在沙漠中是多么罕见甚至珍稀啊！同样，阴天和由阴天而带来的柔和温婉的光线色彩，应该也一样少见。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漠之中，眼睛同样也深一脚浅一脚地深陷进沙漠强烈而粗糙的光线中。当我们登上沙丘顶端，再回过头来望向沙湖，却意外地看到了沙湖水并不浑黄，而是那样清澈，它和那一丛芦苇构成了一幅柔和温婉的画卷。的确，站在沙漠里，观看沙湖，真得就像看着一幅画。因为两种对比太过强烈，我们惯常的审美无法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观统一到现实中来。

但在沙湖，它们的确统一了。虽然到过的地方并不算多，但我也在其他的沙漠中见过水，其中，最为有名的要数月牙泉了。环绕月牙泉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沙漠，鸣沙山的高度要比沙湖旁边的沙丘高得多。但月牙泉也只能称作是泉了。虽然以富有传奇色彩的月牙形闻名于世，但它并未超出我的想象，给我提供更独特的审美经验。在我的记忆里，月牙泉只是鸣沙山的点缀。与之相反，沙湖名气虽在月牙泉之下，却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两种完全对立的事物在这里获得了一种平衡，任何一方都没有压迫对方，从而相互成就了对方，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就好像斑马和狮子同时存在，草原才是真正的草原一样。

经过单纯的视觉审美之后，步入沙湖生态博物馆，才深入了解了这种平衡的含义。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这浩瀚的湖水的存在，不仅养育了无数的芦苇，更养育了数不清的动物，尤其是鸟类。我在船上就看见过许多鸟，或者在芦苇丛中三三两两浮动，或者在天空中高高飞翔。在湿地生态博物馆里，我才知道这里鸟儿种类和数量之多。虽然濒临着沙漠，濒临着生命的“禁地”，但这片湖泊孕育和承载了众多的生命。沙漠的干旱可以吞噬许多生命，湖水的湿润却又在不断滋润着生命。这种生态的平衡，才是一种真正的平衡，比单纯的审美平衡更有意义，也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美。

水石于庄

□张海生

一定是先有了丹水，才有了于庄。

于庄这个名字和水无关，它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于庄源于姓人家在此安家落户。于庄又叫三渡湾，三渡湾这个名字自然和水密切相关。于庄缘于人，三湾渡缘于水，缘于自然。两个名字结合起来可谓天人合一。

丹水从山西高平的丹朱岭一路流来，成就了两岸的数十个村庄，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源头，就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童年，有自己的记忆，自然都有迹可循，耐人寻味。于庄的历史却是一本糊涂账，就像一个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老人回忆自己的过去，含糊不清。据村里的老人听他们的老人讲：以前，怀庆府城有个于胡同，于家家业很大，有一年在建造宅院时，由于冒犯了官府，被视为欺君之罪，遭到官府的诛杀，一部分人逃离府城，先逃到张坡，后来又逃到这里，繁衍生息，渐渐地便有了于庄。这样说来，于庄开始是隐蔽的，应该像桃花源一样，一定有许多五彩斑斓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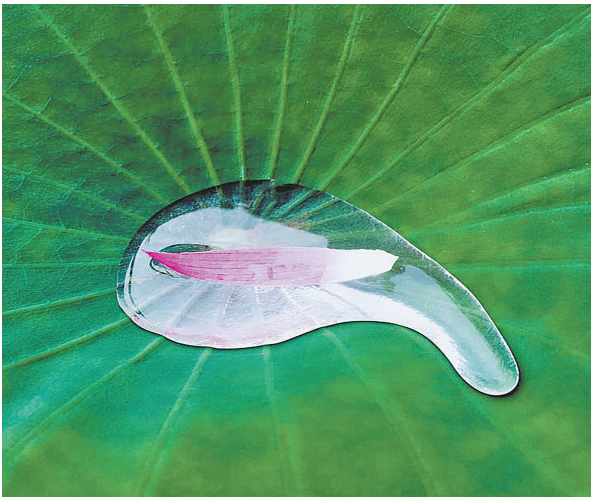
我不敢说于庄是一个水村，但于庄的水确实很有历史很有积淀很是充盈，足以使人们因水而流连。正常情况下，山村往往缺水闹旱灾，于庄没有缺过水，水是于庄的前世今生，是于庄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水润泽了于庄，荡漾了于庄，丰满了于庄，是水让于庄人的梦里充满了波纹。很早以前，于庄人就在水上修建了石磨，建造了磨房，利用水的流速冲刷石磨盘，磨米、磨面、磨香，使早年的山村因水充满了机器的声响。于庄人将这种磨称作石磨，又叫水磨、水冲磨、水打磨。石是做磨的材质，水是推动转运的动力，就这样，水磨盘一圈圈地转，一遍遍地研，磨出了财富，研来了幸福。最红火的时候，村子里就有16盘磨，是周边村人最多的

村子。上世纪60年代初，水电技术传到了于庄，于庄人便用上了电。想一想，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个夜里灯火通明的山村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于是周边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于庄来。村里所有的田地都有了水浇地，早涝保丰收。于是于庄有了果园，种了各种各样的花，于庄成了硕果累累、四季花香的村庄。

如果说水使于庄显得温柔、秀丽，那么石头又使于庄充满了骨感，有了刚毅的另一面。在于庄，除了石磨、石磨房，还有石头墙、石垆、石头铺就的小路、石柱子、石凳、石桌，处处都是石头的影子，特别是用扁扁的、圆圆的鹅卵石代替砖、土坯，一层层地垒砌成几米高的墙，垒砌成的石头房，凸凹整齐，真的是别有韵味。我曾经在一本摄影集子里见到一幅摄影作品，名字叫《余晖下的石磨房》，那河滩，那鹅卵石房，那光影色泽，加上精美的构图，美得让人心醉。

我忽然想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国文，为什么想到他了昵，上世纪70年代，他被下放到这里修建铁路，曾在这一带工作了多年，他曾写了一系列关于丹河人家的散文，我读过几篇，曾有一篇《河对岸人家》我是在《读者》杂志上读到的，记忆尤其深刻。文章很美，他把这一带村庄、人家、一草一物写得那样安静甜美，充满生趣。那时，他可是被下放劳动改造思想，他笔下的文字依然处处流露着大善大美，真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啊！

我多次到过于庄，于庄的水和石总会让我沉迷其中。特别是夏天，撑一只竹筏在水上漂或站在几块石头垒就的山神庙旁看星光闪烁的村庄轮廓，别有情致。



水之韵。

洛神摄

再走青龙峡

□杨光黎

一层层的绿
尾随着鸟鸣爬上悬崖
抓紧云根，她们安营扎寨
然后，倩骑四出
尖兵队好似断桥边的青蛇
忽隐忽现，持续委婉
与凸岩和石隙纠缠、游斗、僵持、谈判……
对话越来越久，最后，陷于缠绵
直至石隙捧出流泉
凸岩笑出一脸青苔

总是流水洗净箫声
总是箫声拉长鸟鸣
总是鸟鸣啄痒青梦
大片的绿醒来——
挠我、吻我、浸透我、尔后，命令我来！成为一株带耳朵的青枫
这时，我听见了我的肺里，活活的一群鱼在游动
我听见了无数的石头、苇蒿、树木朝我低语：你好！兄弟

河流，持续地翻动、阅读、组合着每块石头
一如诗人，持续地面对词语工作
几千年？几万年？
河流
终于将自己写成了一首婉约的长诗
尽管无数次撼动群峰
但，她似乎并不追究版权
因为，河流收藏了上苍的眼泪和慈悲

山上寻诗，自应山下寻酒
当有石径斜出
适宜阮籍踟蹰、放翁驴行
当有刚竹几蓬，不密不疏，风过留声
当有虬枝老树，不卑不亢，客来有清石案有凹，无妨野蔬横陈，糟酒几杯且饮！有唧唧虫鸣、满坡夜色相对
正凉时，细雨落似未落
黑槐之花瑟瑟下坠
发上、案上、杯上……
一层浅，一层深
花下人不拂、不语、不停——
谁是醒
是醉

天门山大瀑布

□麦 萨

我像是面对着一个巨型屏幕
远看，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土色的孝女塔
像是被它淹没过的颜色
河床里，石头陷入干涸的回忆
俯身，再俯身，危崖像要压住一切
可雨水稀少，它就空了
像一个老僧人坐禅
泉水和小溪
不停地唱响心经
搜索历史，搜索魏晋光阴
搜索月光和铁
闪电似乎在头顶上
像一首长诗
曼陀罗花开
今日的酒杯里依旧有瀑布的喧嚣

瀑下来，瀑下来，蝉鸣是咒语
我再来一次
听蝉鸣像是啾啾鸟叫
再也不会瀑下来了
就像一页历史有不同的墨汁
但这是一个人的疑问句
大雨滂沱
它就会是一幅绝美的壁画
我期待用一首诗
以及蝴蝶和鸟鸣来镶嵌它
这里的荒芜，藏有四季的纸牌
你来，你不来
它都从春天开始洗牌
一场大雪
是令人亢奋的艺术效果图

这一日，我和它零距离
一个人的孤独是撑开的伞
小雨可以入诗，野花可以不吱声
魏晋后，啸声从崖上开始失传
羊群散落成画布上的云朵
每次我来，就带着它的留白离去
醒酒台又像是对面不远处的一张酒桌
故事一直是个续集

红尘

□全真真

红尘中有二字，一为红，一为尘。红尘者，先有尘而后有红，红由尘中生，尘为红归宿，循环往复，彼此交织构成了纷繁的大千世界。

所谓“尘”，尘埃也。飞在空中便是明灭光阴里的尘埃无数，沉入水中便是不息岁月里的恒河沙数，迷进眼里便是万丈红尘里的泪珠几行，落在地上便是生人埋骨的厚土一抔。

我们一生下来，四肢攀爬，直到双脚站立，从大地的一处走向另一处。我们向大地索要，索要食物，索要住所，索要一世花开的美好与幸福，最终我们也会归于大地。我看过一粒麦种的种植，发芽，生长，结实，干涸以及死亡。那是从犁开大地的肌肤开始的，先将麦种埋在大地的血肉里，麦种就在大地血肉的润湿里发了芽。尖尖的麦芽剑一般刺透大地的肌肤，向着阳光与天空生长，而见了光的芽就不再是芽，而是叶了。从此脱胎换骨，叶向着天空极力伸展，根向着土壤奋力穿透，一个指向无可抵达的梦想，一个伸向不可逃脱的来源，叶要长得多茂盛，根就要扎得多深远。

秋去了冬至，春谢了夏忙，一棵麦子，穿越了整个四季，直到每一个麦穗都被充实，直到每一滴从大地吸收的水分都被烈日和风吹干。然后，在一个欲燃的夏日，未明的村庄传出“霍霍”声响，那是镰刀与磨石的涅槃，而唤醒的却是一柄白亮的刃。一排排麦子倒下来，躺在了生它养它的大地上，只剩下排排对着天空的麦茬，就像一根根中空芦苇，对着天空发出最后的思考。麦子，终究会回来的，秸秆会成为大地的肥料，麦子会被重新选为麦种，至于被吃掉的麦子，有一天也会回来的。

吃了麦子的人，像麦茬一般脚踩大地，望着天空思考，“我从哪里来？”“我